



隨園文粹卷之三

隨園文粹卷之三

「た文庫」

清 錢塘 袁枚子才著

日本

浪華

高木熊三郎

選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韓子闢佛太迂。白傅佞佛太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謙之乎。謙之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盡天下之民。于是陰陽星巫佛老諸家興焉。如人身之有肝指贅疣。如人家之有羸僕。有惰遊子弟。亦皆不得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灸除而攻去之。奚能哉。奚。

字
族
恐
晚
之

必哉。然予以爲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知。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衛與誘人者亦無所不周。天下有_下非_二其力_一而可以_二美食者乎。佛知之。故知之。故茹素。有_下非_二其財_一而可以_二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_下謬_二民_一而可以_二留種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于慈悲矣。示寂矣。不媱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禮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煩。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于人而自利則術破。乃爲祈爲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聚。乃踞名山勝境以崇拜之。曼衍其書。一波窮。一波

又起。故聰明者悅焉。含宏其教。元惡大憝立可懲免。故下愚者悅焉。嘻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爲是汶汶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葬矣。取人之財以自奉矣。宜其教之行于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與佛同故也。且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易動者動之。乘其虛。匱其餘。裒多益寡。以暗輔井田封建。

窮以補周官間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周孔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爲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說。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白傅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爲所見皆出高謙之下矣。

宋論

公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三代漢唐惟有君子爲明。專攻小人。常懼不勝。未有君子與君子自相攻。而置小人于度外者也。有之者。自宋始。宋君子太多。故意見雜出。而各自以爲是。其自信太堅。故躬自薄而厚責于人。其居心太公。故厚於責君子而薄于責小人。夫國事叢叢然。非一人所治也。一人予予然。非獨力所支也。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人之有技。若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推其心。非以便乎已也。期有濟於吾君。吾百姓。而便已之形迹。亦受之而不辭。當

其時。豈無意見學術與吾爲異者乎。要在審其大略。其小降心以相從耳。又豈無仇怨之積。怙權之譏。側目于其側者乎。要在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而不顧其後焉耳。此古大臣道也。宋之君子則不然。以相爭爲公。以乞退爲高。以責備賢者爲春秋法。以釋有罪爲犯而不校。是故歐公攻狄青。唐介攻彥博。伊川東坡互相攻。所攻者君子也。攻君子之人亦君子也。王曾欲誅丁謂。楊億救之。太后欲竄蔡確。范純仁救之。所救者小人也。救小人之人則非小人也。嗟乎。君子小人昭昭然。判若水炭。猶慮入主狃而不察。况自相淆。

混。反眼如不相識。而欲人主能識之乎。孔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不于惡之之嚴。不足以見好之之切。劉向曰。月雖暗明於星之光。君子雖非賢于小人之是。宋之君子皆汶汶而不察也。且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富公欲誅高仲謀。希文曰。恐朝廷手滑。日後吾輩亦不免。富公自河北返。中夜旁皇歎曰。希文真聖人也。夫希文爲宰相。刑賞天下。惟其當耳。不應爲日後吾輩計。富公識深力定。亦不應休於利害。而悔持前日之法。當宣仁時。司馬當國。熙豐小人。耽耽虎視。乘間欲發。形迹已露。諸君子不以此

時。驛同人之歡。行決之決。而乃洛蜀互爭。代人自攻過矣。其進調停之說者。又知調停小人。而不知調停君子何也。今有鄉民掩廬盜賊環伺其家。不磨刀向外向。而惟聞夫妻反目。父子責善。盜賊聞之。寧不大快。古者召公求去。周公留之。廉頗不悅。藺相如下之。蕭曹不同道而相和。丙魏不同術而相薦。唐玄宗將幸洛陽。太廟災。宋璟奏天災宜停巡幸。姚崇曰。太廟乃符堅舊材。故壞無害于行。璟遂無言。以璟之剛知崇之諛。而不復爭者。不肯以小妨大而傷賢者之心。爲國故也。宋則不然。臣爭於朝。而洛蜀分。儒爭于野。而

朱陸分。欲國無亾。得乎。

宋儒論

古今來尊之而不虞其過者。孔子一人而已。其他則尊之者畧溢其分。則攻之者必損其真。過尊者迂過攻者妄。此吾宋儒之論之所以作也。今有飛隼集于高墉。天下之善射者。皆操弓挾矢而至。非射隼也。射其隼于高墉也。不知隼果高。射之亦何傷于隼。然必以高墉爲惟隼所居。而不敢一窺其巔。則又悞矣。夫宋儒之講學而談心性者。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今之尊宋儒者。亦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是何也。漢後

儒者有兩家。一箋註。一文章。爲箋註者。非無考據之功。而附會不已。爲文章者。非無潤色之功。而靡曼不已。于是宋之儒舍其器而求諸道。以異乎漢儒。舍其華而求諸實。以異乎魏晉隋唐之儒。又目擊夫佛老。家講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闕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闖二氏之室。儀神易貌。而心性之學出焉。夫創天下之所無者。未有不爲天下之所尊者也。古無箋註。故鄭馬尊。古無詞賦策論。故鄒枚鼂董尊。古無圖太極而談心性者。則宋儒安得不尊。然而箋註帖括。明經之科變矣。詞賦策論。進士之科。

變矣。元仁宗以經義取士。以程朱爲式。則至今猶未變也。明祖開國。又首聘黎之四先生。勸頒朱註以取士。而宋學從此大昌。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正此之謂。吾故曰。宋儒之講學。人之尊宋儒者。皆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雖然。講學在宋儒可。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漢唐之儒則不可。不尊宋儒可。毀宋儒則不可。又何也。曰。孔子之道若大海然。萬壑之所朝宗也。漢晉唐宋諸儒。皆觀海赴海者也。其註疏家。海中之舟楫。帆蓬也。其文章家。海中之雲烟草樹也。其講學家。赴海者之郵驛路程也。路程至宋定矣。盡。

矣。但少一_二行者耳。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何暇再爲之。邈其迹而拾其藩乎。有源而無流。溝井之水也。有本而無末。稿暴之木也。安得不考名物象數于漢儒。不討論潤色于晉唐之儒乎。若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學者果能望道有見。殊途同飯。當亦宋儒所深望。又何必乘間抵隙。摘其過沒其功。耽耽然妬其兩廡之餐。而思攫之也。然則宋儒之於聖道其果至矣乎。曰難言也。觀高堅前後仰鑽之歎。則知顏淵之于孔子有間矣。觀性命誠明迂遠之說。則知思孟之于顏閔又有間矣。

此無他。生知學知困知之次第終不可混。而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說。夫子已明言之。宋儒雖賢。其能在顏閔上哉。其能符聖心而毫釐不失哉。後世學者未必能勝宋儒。亦未必不如宋儒。要惟是其言而不必迂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菲薄詆呵。則所以論宋儒者定矣。所以論漢唐魏晉諸儒者。亦定矣。

駁蘓子屈到嗜芰議

屈到嗜芰。臨卒命薦芰。子木不從。國語是之。柳子非之。蘓子作論。陋柳子。袁子曰。是蘓子之陋。非柳子之陋也。蘓子之言曰。父子平日可以恩掩義。死生之際

不可以私害公。謬矣。父子之間。有私而無公。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果非禮。萬不可薦。當父彌留。諱囑之際。子木早宜涕泗而諫。不欺其父於地下矣。不幾諫於生前。而責善於死後。是欺其將盡之鬼。而餒其求食之鬼也。蕪子曰。恐其父以飲食之名聞於諸侯。則更謬矣。夫遷豆之事。其昭告於鄰國者。古未有也。即儀禮所載。膳膳鼎俎。雖有定數。然考之三傳。徵之史冊。未聞有列國之諸侯大夫。爲增一果。減一牲。而受美惡名。惟屈建之煩稱博引。以禮奪情。然後其父嗜芰。傳於人間。其

子撤芰。又傳於人間。揚其父爲飲食之人。而顯其身爲守禮之士。致千百世後有蘇子者。猶嘵嘵然陋其父而孝其子。是皆子木之使之聞之也。使屈到嗜之。子木薦之。則家庭常事。人間比比然矣。民不及知。而書亦必不載也。且先王已立廟矣。復爲之立寢者。原以伸入子之私。使之思其所嗜。思中所欲也。中庸曰。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裳衣豈有一定之衣。而時食寧有一定之食哉。月令以含桃羞寢廟。南朝以筭臞薦帝后。猶能倣而行之。使子木抑其禮於廟。而申其情於寢。未爲不可也。蠻夷大夫。楚氛甚惡。原不足責。而

邱明蘓子身爲文人。不知孝並不知禮何也。然則魏武子陳子車之索殉。其亦從之歟。毅以成孝。吾未之前聞。彼則所謂亂命也。然則何以不諫。曰。諫則其父必命殉者先死矣。是又宜將順以幹其轟也。君子之於孝也。審其大小輕重而已矣。

公生明論

或問。公生明。荀子之言非歟。庸醫之治人也。覃精竭思。公矣。而人不治。庸相之治國也。引經法古公矣。而國不治。以是觀之。公安能生明歟。袁子曰。子亦知夫荀子之所謂公。非今之所謂公乎。夫公者對乎私而

言之也。必先知何者謂之私。然後知何者謂之公。所謂私者。非貨利而已也。自賢自智。强不知以爲知。私矣。矯俗矜廉。避嫌好勝。私矣。喜功名之已出。懼他人之我先。私矣。氣質之麤。學術之偏私矣。私即不公。不公則不明。貨利之私。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淺。意見之私。不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深。彼無私者非聖人耶。然而聖人不自知其無私。故適言必察。昌言則拜。舍己從人。以求其明。其求明之心。即公也。既公矣。焉得不明。彼有私者非庸人耶。然而庸人不自知其有私。故不咨于人。不詢于衆。

悻悻然惟所欲爲。其自以爲無私之心。即私也。既私矣。又焉得明。天下林林而生。總總而羣。先生所以設君相而治焉者。慮其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愛。故也。他人之父子兄弟私也。與先王何與。而爲之立政設教。以求其親愛。則先王之公也。周官論刑曰。議親議貴。孔子於賢曰。舉爾所知。於親曰。父爲子隱。詩曰。遷其私人。曰。言私其私。古之聖人不自諱其私。又惴惴焉若懼人之忘其私。而爲之代。遂其私。嗚乎。何其公也。惟其無有已之見存。而萬事萬物。無不文理密察。以措之於至當。公之所至。明自生焉。或曰。子之言公。

是矣。今之明者多流于刻。何歟。曰。刻非明也。即昏也。夫明者明乎其所當明也。刻者明乎其所不當明也。當明與不當明。亦了然易曉矣。而尚且懵焉。非昏而何。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然容其光則照。不容其光則不照也。若夫螢火鬼燐。糞溷中。猶熒熒然照之爾。大學曰。在止於至善。明乎所當止之處。故曰明。彼貿貿然抉擗不已者。是不如止於邱隅之黃鳥也。固禽獸之不若也。而得謂之明乎。人不小慧者不大愚。不一小患者不大詐。故憤憤之昏淺。而察察之昏深。見於一偏之明小。而攬其全局之明大。仁而不明者有矣。未

有明而不仁者也。可以寬。可以嚴。可以生。可以殺。惟其當耳。當斯公矣。然則謂明生公也可。

荆軻書盜論

綱目荆軻書盜。倣春秋之書齊豹也。誤矣。豹爲衛司寇。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故曰盜。荆軻非秦臣也。爲天下除虎狼。其見大處遠過豫讓。非豹比也。夫周之亡。天下非若桀紂之亡天下也。亡桀紂。亡獨夫也。爲獨夫報仇者頑民也。周積德累仁千有餘年。子孫衰弱。無暴虐之迹。不過尾大不掉以亡于強秦。而秦反有桀紂之暴。以滅文王周公召公之社稷。以大義論

之。凡爲周之臣民者。復仇而義。爲六國之臣民者。復仇而義。彼荆軻者。獨何非周之遺民乎。雖無燕太子。軻誠勇士。亦宜行也。嗚呼。軻之刺秦王。豈真以燕太子飲食供奉之美。而遽以身試哉。軻雖下愚。自待如螻蟻。亦不應以區區之恩爲之死也。蓋天下之苦秦久矣。其憐六國而思周也。更久矣。如姬之嬖。侯生之老。仲連之達。張良之智。田光之深沉。樊將軍之慷慨。高漸離之窮且瞽。皆不能一日忘秦者也。彼俱欲刺秦王。蹈東海而甘心者也。軻與田光樊將軍高漸離交最善。其畜此志也久矣。不過少督亢圖與七首耳。

彼太子者亦人豪也。刺亦亡。不刺亦亡。與其坐而待
亡。不如刺之。所謂順正以行其義也。當六國盡亡。秦
兵且暮渡易水之時。而責以行仁義。張三軍。此凶年
勸食肉糜之說也。假使藥囊不至。武陽不驚。殿柱不
中。刺死秦王。軻一身當之。扶蕪尚幼。秦大將擅兵于
外。其時張良田橫魏豹之徒必有環視而起者。秦燕
之存亡未可知也。天之歷數必歸于秦。而呂公之血
食終于就斬。豈軻與丹之心哉。且軻固非暴虎馮河
者也。待客與俱。何嘗非臨事而懼之意。而丹臨孤城
待盡之時。勞心焦思。皇皇促行者。亦人情也。國勢倉

皇既少同心。又懼漏洩。故軻不能將已意達之于丹。
丹又危且怯。計無再復。而遂爲白衣冠之送。君臣上
下出萬死不顧生之計。圖存社稷。君子讀史至此。將
涕泣哀傷之不暇。而反加以盜賊之名。此又丹與軻
所不料于千秋萬世之後者也。或曰。然則張良之擊
與軻同乎。曰。張良之擊。報于事後也。軻之刺。救于事
前也。軻事成而燕丹不亡。是軻更賢于良也。宋儒以
良遇高祖。義而尊之。見軻敗丹斬。賤而貶之。論成敗
不論是非。冗陳之見。可謂之春秋法耶。

高帝論

用天下之兵不如用天下之鋒。鋒即兵也。合時與勢而鋒出焉。敗國之氣累世不復。勝國之兵所向無敵。兵之勝敗。鋒之利鈍。實使之。項羽以輕用其鋒。而計失于高祖。高祖以早藏其鋒。而計失于匈奴。均失也。人皆知項羽之失。而不知高祖之失者。誤于史稱規摸宏遠。而不熟計夫當日之時勢也。時莫利于相良。平將彭韓。勢莫利于誅秦滅項。平城置酒高會。自取敗耳。何至一蹶不振。祖宗弱于前。而欲子孫振于後。吾知其難也。嘗謂高祖之得天下也晚。故其爲子孫謀也太早。而其除功臣也太速。高鳥盡。良弓藏。狡兔

死。走狗烹。匈奴尚在。而功臣已盡。何也。當是時。使高祖下詔曰。朕有積怨深怒于匈奴。諸公輔朕平天下。共安輯之。與諸公約。王齊王楚。世世享之。遣韓信數千出酒泉。彭越數千出上黨。黥布數千出張掖。其士馬皆百練之餘。其器械皆摧堅之舊。其父老習聞兵而不知怪。其將校玩于兵而無所苦。冒頓雖強。不如項籍。其將雖強。不如龍且。諸將或分或合。或擊或守。逞其誅秦滅項之餘威。不數年而坐見匈奴之弱矣。說者謂冒頓狡猾。難與爭鋒。夫楚漢方拒滎陽。中原無帝。彼以精騎長驅而進。誰敢禁之。徒恣睢于外地。

其無能爲可知。或謂匈奴地遠阨塞。非秦項比。不知武帝時。衛青霍去病。才出韓彭下。尚能浮西河。絕大漠。封狼居胥以還。其不難深入。又可知。且夫功臣之不善終。亦高祖有以啓之耳。諸臣既已列土爲王。精兵奇策。無所復用。血氣方剛。人人皆欲帝制自爲。使者監其軍。高祖擁全兵而坐制閼中。諸臣既欲立功。且釋疑懼。誰敢結黨而西向。此一役也。匈奴服而功臣亦全。即使弓以彈鳥折。狗以逐兔死。其與殺之醢之。亦迥殊矣。服強胡而開國。東夷南越莫不震恐。誓

首于漢。其爲子孫計。不遠且大哉。文帝之卑辭厚幣。武帝之贖武窮兵。皆高祖不用其鋒之過也。晋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邊郡內戎于襍地。晋主不從。啓五胡之亂。劉裕克關中。急圖篡事。旋即棄歸。致子孫受索虜之害。唐太宗定天下。擒突厥。伐高麗。厥後回紇且來助順。宋藝祖欲復幽燕。有志未成。子孫寢弱。此皆後世開國之明驗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高祖縱欲。與天下休息。亦宜使猛士守邊。待其至而與之戰。何至聽齊虜之言。以女乞和。爲天子不能庇一兒女。以付虎狼。又乞兒女之靈。以安天下。何其

悲也。使單于據天下。豈少乃女乎。且項王得太公不能爲質。匈奴應聞之矣。則又何有于公主。始則談笑而棄父于鼎鑊。終則涕泣而棄女子于絕域。失天性之恩。納外夷之侮。暮氣至矣。悖莫甚焉。厥後匈奴貽書呂后。備極醜詆。蓋已視高祖爲齊景公也。然則季布謙伐之言非乎。曰。今有遠行者。足疲勿輟。數十里尚可致。息以坐。則肉騰筋顫。難舉趾矣。不于高祖用兵之日。一勞永逸。乃于惠帝息兵之日。死灰復然。觀釁而動。布誠老將言也。唯十萬橫行之說。不斬樊噲。而斬婁敬。庶可以謝天下哉。

此與郭巨論同作。年甫十四。受知于楊文叔先生。雖于事理未協。而筆情頗肆。存之以志。今昔之感。自記。

郭巨論

吾聞養體之謂孝。養志之謂孝。百行不虧之謂孝。巨孝人也。即慈父也。即廉士也。兒可埋。金可取耶。不能養何生兒。即生兒何殺兒。以兒奪母食故埋似。母愛兒也。以愛及愛。見請所與者矣。見撫杯棬者矣。殺所愛以食之。是以犬馬養也。母投箸泣矣。奈何抑以埋。聞。母弗禁。似母勿愛兒也。以惡名懃母。而以孝自名。

腰下
脫斬字

大罪也。是兒者寧非乃母之血食嗣乎。其絕之也。殺子則逆。取金則貪。以金飾名則詐。烏乎孝。雖然僅折其理。未發其術也。爲之奈何。曰。知某所有金。僞攜兒掘駁于衆曰。金也。金也。天哀予孝。故余卑云爾。蚩蚩者見其金則驚。臨以天則又驚。相與傳其孝不衰。不然禁兒食可也。棄若兒可也。鬻之以濟母食可也。殺之亦無不可也。而埋則何說。設當日者巨不生兒。無可埋。巨多兒不勝其埋。則奈何。使巨見金揮鋤不顧如管寧然。則奈何。或掩其處。別掘之以卜天心。則又奈何。韓愈書鄴人對。以其別股欲腰諸市。若巨者其

尤出鄴人上哉。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伊川稱良有儒者氣象。余甚惑焉。若良者范蠡范雎之徒耳。何儒之有。謂其能報仇歟。則荊軻聶政皆儒。謂其能決勝歟。則蕭何陳平皆儒。在良豈忠于韓哉。酈生勸立六國時。良果爲韓。正當成人之美。使韓有後矣。發八難以阻之。則韓絕。且良亦豈忠于漢哉。良見高帝春秋高。思自託于呂氏。故詭爲太子樹羽翼。其子辟疆年才十五。童子何知。而說丞相授諸呂以兵。非良之貽謀而何。倘太尉不得入北軍。則劉氏又

絕儒者絕兩國可乎。或謂良善藏其用。明哲保身類儒。不知良之用久已盡矣。其中無所藏也。良教高祖誅降背約。智囊已竭。此外不聞有久安長治之道。告高祖而高祖不用者。叔孫制朝儀。陸賈作新語。旁人紛紛自附于儒。良居其間。漫無可否。其所藏者果何用耶。若僥倖免禍。則爾時不將兵者俱善終。不獨良也。然則伊川最重儒。而偏許良何歟。豈以其狀貌恂恂類婦人女子之故歟。

魯肅論

孫權以荊州資劉備。肅勸之。荊州不還。權深爲肅病。

或曰。肅心不忘漢。故資蛟龍以雲雨。或曰。是肅之失計。公瑾在必不爲此。是二說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計。而熟籌夫當日之形勢者也。肅果忠于漢。則去孫飯劉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君。若以爲失計。則當日之深于爲吳而得計者。莫如肅。淺于爲吳而失計者。莫如呂蒙。陸遜。惜乎。孫權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也。三國時最强者操耳。赤壁之戰。權能獨力以破曹乎。抑合力于劉以共破曹乎。荊州得矣。權能兼取蜀以獨立乎。抑終不免于依草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謀蜀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曾肅之謀吳也。先結劉備而

後攻魏。魏可滅。操可誅。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滅。操未可誅。而唇齒已固。外難不侵。大丈夫將三分鼎足。南面而稱帝耳。安肯受人封拜。屈節一朝局促。如轍下駒哉。英雄所見大抵同也。惟孫權見不及此。然後襲取荊州。通和于魏。而從此稱臣質子。無虛日矣。亦惟昭烈見不及此。然後因荊州之故。而白帝稱兵。一敗嘔血矣。不特此也。曹操據形勝之地。擁百萬之衆。又得孫權爲之外應。宜若無所却顧者。然趙儼襄陽之後。不肯窮追關公。勸留之爲權害。操深然其說。權請擒關自效。操發露其奏。射以示關。而使之走。夫

以操之強。猶欲學戰國兩利而俱存之說。使自樹其敵。而以區區之吳。乃欲外絕蜀援。孤軍當操。不已悖乎。力不能當操。勢不得不稱臣。既稱臣。勢不得不納貢。而受封爵。心有所不甘。又不得不詭詞阿諛而陰爲反覆。邢貞一匹夫耳。敢于稱詔倨傲。坐車自若。而權以江東兩世之王業。至于俯首都亭。羣臣流涕。此皆伯符父子之所傷心于地下。而魯肅之所逆料者也。得十荊州。足償其辱否。肅之言曰。宜相輔協與之同仇。曰。總括九州。先成帝業。權雖有負此言。然黃初以後。魏好不繼。蜀使仍通。事到無可奈何。終不出肅。

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于魏國。竊尊號于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終。合肥之號令不遠。自理自捐。形同孤鼠。不用良謀。祇取辱焉。古者虞假道而偕虢亡。韓魏肘而智伯滅。陳涉不聽張耳。陳餘立六國後以敗。馬超受曹公反間離韓。遂以敗。權不能效韓魏張陳之謀。而甘心于虞公。陳涉馬超之下悞矣。且權絕蜀好之後。其不亡于魏者幸也。蜀修關公之怨伐吳。吳求救于魏。劉曄勸襲之。賴魏主不從以免。出兵後。魏僞助討備。仍欲襲之。賴陸遜收兵以免。及至鍾會伐蜀。吳不力救。遂致兩亡。此皆日後之明驗也。然則知此者。

孔明子敬而外無人乎。曰。史稱曹操方作書。聞權以荊州資劉備。不覺筆落于手。夫荊州已非曹有矣。以一家物與一家。與操何與。而乃駭然震驚者。正恐魯肅之計行。兩雄相倚而天下難爭故也。嗚乎。操之才所以終出孫劉上哉。

劉後主可比齊桓論

李密謂後主可比齊桓。人疑其阿舊君。余謂非阿也。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無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賢足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即爲湯。用太公即爲文王矣。何區區之齊桓而震之。先

主歿後。不聞後主下一詔行一事。則曰丞相再則曰丞相。以爲形迹無可疑乎。則全蜀之兵。孔明主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漢宣之。達刺此其時也。以爲時事不足疑乎。則街亭一敗。陳倉再遁。魏之君臣。豈無反間之蹤。廉頗之失亡。此其時也。居可疑之時。操獨信之識。雖先主家法。孔明忠誠。有以致之。而要非後主之賢不及此。且吾以爲後主不特比齊桓。且勝齊桓。齊桓多內竈。管仲不能裁。後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勸除易牙。豎刁閑方。桓公不能從。孔明死。勸用蔣琬費禕。董允後主能從。

乏。其不顛覆典刑也。賢于太甲。其不惑流言也。賢于成王。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賢同孟莊子。嗚乎。使後主生守文之世。臣如孔明者輔之。致太平興禮樂。未可量也。丞祖先凶而諸賢短命。獨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豈非天哉。且世之稱孔明者。亦非知孔明者也。稱孔明者。疑若聰強廉悍。目無朋輩者矣。不知孔明之賢。即後主之賢也。其賢奈何。曰。用人而已。其用入奈何。曰。勿疑而已。夫馬謖一用而敗。似乎孔明非能用入者。不知此正孔明之能用入也。帝堯不以一鯀之故。而疑舜禹。孔明不以一謖之故。而疑諸賢。

觀其推雲長。獎馬超。拜許靖之虛名。用秦宓之利口。恕簡雍之倨床。聽子龍之還絹。縱法正之報恩。然泣揚顚之諫。辛勤交元直而求啓誨。平交州而問得失。勤勤懇懇。樂取于人。孟子所謂好善優于天下者是也。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是也。後之人誤褒孔明而妄譏後主。宜其不知爲政歟。

高歡宇文泰論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_中其取天下之心。而后可以固本而垂基。予觀高歡宇文泰之廢興。而愈信古人之不我

欺也。歡與泰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鄴下關中之形勢亦相若。乃歡死齊無一令主。而齊卒滅于周者何哉。蓋歡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泰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歡有十庫狄干。不能抵一蘿綽。泰得劉璠比之陸機。擬人其倫。歡得陳元康。稱爲孔子。令人溫嚦。歡父子奪妃。啓文宣武成之亂。泰明經講學。啓武帝之好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言如艾旃爲防。其旁伺以千鈞之弩。稍有間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擅膺之朝。而當數世重道崇儒之主。

其能無敗乎。雖然秦非知道者也。秦親酰其君。較歡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不過附會古方于萬一而已。然爲田于大旱之時。畢竟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若鹵莽而種之。則亦鹵莽而報之。理固然矣。或謂高洋虐過梟狼。殊難化誨。然其爲世子時。見射堋畫入形。責高隆之曰。堋土習射作獸形可也。何爲終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歡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令主也。縱之不教。而瞿瞿然以侯景爲憂。不以家法爲念。可謂不知本矣。隋文帝亦曰。常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

時早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視宇文也亦愧焉。嗚乎。宇文且足尚。而况乎真能行聖人之道哉。

魏徵論

魏徵者才智士也。非賢臣也。徵以諫得名。而所諫不得與古諫臣比。古之諫臣。婉諫與直諫不同。受賞與受誅又不同。要在問其心而已。其心純。雖好貨好色。孟子親勸其君而爲君子。其心襍。雖攻擊上身。谷永日諫其君而爲小人。魏徵之諫。魏徵之心何如乎。太宗銳意太平。頗事粉飾。名言讜論。史不絕書。縱囚吞

責
譏
責

隨園文粹 卷之三

蝗之事靡所不爲。其不肯殺諫臣以自累也明矣。當其諫也。太宗有故縱魏徵之心。魏徵有挾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引誘徵。而博納諫之名。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諫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籠絡以成名也。曷足責也。使太宗有納諫之實。徵有忠諫之心。則太宗不應貳過。徵諫而不聽亦當去矣。何君臣之喋喋不憚煩乎。徵臨卒以諫草付史官。太宗大怒。踏其碑。停其子之尚主。蓋至此而君臣爭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諫草何與于史官。而付諫草又何損于太宗哉。太宗退朝怒甚。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

后具簪珥以賀。乃免。夫太宗者英主也。果欲殺徵。殺可也。何必退而詛咒如兒女子然。蓋不如此。不足以彰皇后之賢。此太宗詐魏徵以取名也。太宗引徵望昭陵。曰臣以爲獻陵耳。太宗臂鷁。徵奏事故遲。鷁死懷中。夫魏徵者直臣也。果人主不當念。后玩禽鳥。諫可也。何必佯爲不知。而刻薄其趣。不可施于友者。而竟施于君。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之傳聞。此魏徵詐太宗以取名也。太宗納元吉妃。殺張蘊古。盧祖尚。較望陵臂鷁二事。過孰重焉。而徵既無諫章。又不去位。其故何哉。蓋徵固才智士也。知其說之可以行。

即不行亦無害則諫。知其說之必不能行而又犯之所思則不諫。其事太子建成時屢勸殺太宗。建成不能用。夫高祖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以徵乏才智。豈不知以吳泰伯勸建成亦豈不知以修身睦弟勸建成而忍爲此羽父率督之計者。徵蓋深知建成昏暴不可以正言諫故也。其諫太宗之心。即其諫建成之心而已矣。徵曾爲李密官。爲竇建德官。再爲建成官。終乃爲太宗官。女之四醮而以克家稱者也。謚之曰貞愧矣。

真姚崇宋璟論

唐姚宋並稱。而議者多優宋而劣姚。余謂不然。夫屹屹矜矜。萬仞壁立。立于朝。使百辟消其邪心。此臣道之如山者也。宋璟是也。靜深有謀。涵蓋一切。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此臣道之如海者也。姚崇是也。然而山雖高。蛟龍不居。海雖渾。變化不測。余故曰。崇勝也。夫人主之復諫而曖小人者情也。所貴爲大臣者。不逆其情。而善誘之以歸於道。不必有排斥小人之迹。罷魏知古者。皆璟之所不屑爲。而亦璟之所不能爲者也。吾嘗謂天寶之禍。宋璟在猶可憂。而姚崇在則

無慮何也。彼明皇者英主也。其畧環而愛崇也素矣。源乾曜奏事稱旨。必曰姚崇之謀。不合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自崇死而天下無如崇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然臨軒之禮卒不相假者。終知林甫之非崇也。知其非崇而必用之者。太平日久。而樂用才臣以下。自暇自逸。則姑任之爲快。而張九齡者宋璟儔也。有其道無其術。道不合則爭。爭不得則去。九齡去而天下無爭之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使其時有若崇者爲之。內娛主意于所甚安。而陰以計擠小人于外。則終玄宗之世。林甫不得政。而祿山不得入宮矣。且

人但知爲環難。不知爲崇難。但知用環難。不知用崇尤難。張易之諳魏元忠。使張說爲証。說許諾。宋環要之。卒以敗悔。崇告謁十餘日。諸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夫以張說之反覆。而一旦效環卒爲正人。以懷慎之忠清。而終身效崇。不能決事。豈非德易及而才難强者乎。人主雖非甚聰。皆能涉獵書史。審察邪正。若環之犯顏諫諍。公罪也。中才之主雖重違其意。而心固識其忠。若崇之細行不矜。所使者以賄敗。此私罪也。苟非大度之主。又安能用之而不疑。今有棟梁之材。而不免贅疣之形。此固衆人之所棄。而

大匠之所取也。嗟乎。從來君子之自爲。往往多疎。小人之防身。往往多密。以姚宋之賢。開元之治。兩人皆以微罪行。不久于其位。李林甫獨專相二十餘年。君臣魚水。彼其罪過必十倍。姚宋萬萬矣。然而明皇甘以天下付之。至于高力士諫而猶不悟。豈其工于防君子。而拙于防小人哉。要知姚崇之過。易于見聞。而林甫之惡。難于發露。故也。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而深感慨焉。

張巡殺妾論

訓也。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又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孟之言。以爲有民而後有社稷。民秉三綱五常之性。寧使之死而安。不使之苟免以生如禽獸也。睢陽危急。是去食時也。食去民死。率其妾而死之禮也。縱百姓食入。已失信矣。并食其妾。是朱粲趙思綰之爲非忠臣訓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父餓且死。殺子孫以奉之。非孝也。或謂巡之殺妾激軍心也。然軍人食之。不足濟一日之窮。敵人聞之。適足爲急攻之計。或謂巡之殺妾。望成功也。然

巡有功則爵爲上公。妾無罪而形同犬彘。于心不安。請于朝而旌之。于事無濟。樂羊食子。吳起殺妻。其所以忍者殊。而忍則一也。孟子曰。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爲也。殺一不幸而號忠臣君子爲之乎。然則鄧攸之抱從子而棄子。亦非歟。曰。子與姪天性也。濟則並生。不濟則並死。廢一不可。理之經也。至于兩盡。事之窮也。吳吾粲與魏戰。遇水人攀其船。船重將覆。船人以戈撞擊。粲止之曰。我求生。彼亦求生。俱生不得。俱死可也。嘻此言也。足以証巡與攸之過矣。

殺妾饗軍。按三國志。臧洪已爲之。不自巡始也。巡

得重名。故論之。後見池北偶談。載巡妾報怨事。撫青襟志載。巡顯靈見。荷兼資。解說妾係。自縊非殺云云。稗史言雖不經。然足証入心之所向。自記。

徐有功論

生入仁也。殺入勇也。然生入之勇甚于殺。久何哉。殺人者侃侃類公。縱垂于理。君上無所疑焉。生入者迹類徇私。往往人未援而已先不免。非勇過貢育。其孰能之。余讀唐書。至徐有功傳。而不覺涕之滂滂也。當武后朝。酷吏憤興。獨有功能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厚長者。而不知非以知有功也。有功上與武后爭。下

與酷吏齋。屢瀆于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爲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爲人君者。寬則弛。嚴則濫。惟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子爭。奈天下之爲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法。以失出爲名譽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爲通。及在涼州。人稱爲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

毀車服以崇儉。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通。今士大夫風流相尚。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介。是世人之所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景。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出也。非真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之舉世尚通。則徐公以介稱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治。尚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郾治鄂則寬。治陝則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爲達變後。

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爲連變。使有功生于梁武之朝。以麵爲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涕泣好生迎合上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轉而爲之。而此時之引律。固爭。必以殺人爲事者。安知非有功耶。雖然。使有功稍有畏葸之見。爲后所挾持。必不能齋厥屈已。屢躡屢起。惟其殺之不憂。放之不喜。后雖鷙毒天性。感動而不得不重其人。不得不從其請。向之所喜酷吏誅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壽終。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在故也。嗚乎。世之爲大臣而司法律者可以鑒矣。

駁侯朝宗于謙論

侯氏曰。于謙非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袁子曰。于謙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侯氏欲論于謙。先讀孟子。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宣宗以社稷人民付正紳。正紳不能守。付景泰。景泰能守之。然則彼正紳者。固得罪於社稷人民。而孟子之所謂甚輕者也。其君輕。則君之子更輕。當其時。正紳既棄其天子之位。而比狩矣。譬如吏棄城。將棄軍。遺敵之擒。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蓋其子孫。此何理也。晉惠公曰。孤雖貳辱社稷。中

矣。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肅宗即位靈武。明皇西歸。唐賢如顏平原郭汾陽。無請上皇復位者。何也。至尊之位。非如奕棋可朝暮易也。若論太子之當廢。不當廢。先當論景泰之當讓。不當讓。景泰不當讓。則太子非天子之子廢可也。景泰當讓。則群臣當爭之於上皇返蹕之年。不當爭之於景泰易儲之日。景泰非周公比也。周公抱成王。未嘗踐天子位。而景泰固已建元改號矣。就使衛叔武有迎兄之美。宋穆公有立兄子之文。^{春秋}責備賢者。以之責景泰可也。責于謙不可也。夫謙固社稷臣也。以安社稷爲

容悅者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謙讓之小節。金英婦寺之忠。爭太子生日。景泰默然。知其譖諫。亦不加罪。在謙固聞之矣。就使博一諫名。未必遽干帝怒。謙誠迂儒。宜諫。謙誠巧士。亦宜諫。以謙之才。卒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謙見殺時。徐程等誣其迎立襄王世子。王文力爭。謙不辨。人以爲于公必無此事。故笑而不辨。予謂尤不足以知公之心也。景泰廢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逾年。見濟亦亾。當是時。儲位未定。上躬不豫。外寇猶存。謙之心。又恐社稷之危也。必有密啓景泰爲社稷計者。

或仍迎上皇。或仍立上皇之子。或迎藩王之賢者而立之。君臣魚水所論事秘。外人不得知也。故景泰聞鐘鼓聲疑曰。是于謙耶。以謙之忠。帝豈疑其篡哉。帝必深知謙之心。惄惄於社稷之不可無人。故疑其有所迎立耳。然則景泰無子。襄王世子果賢於上皇。果賢於上皇之子。則迎立之謀。并不必爲謙諱也。謙但知有社稷而已。遑知其他。吾又嘗讀宋史而歎。明之不亡。非謙之賢。實景泰之賢也。宋南渡時。有相如李綱。將如宗岳。而不能用。終於二聖不歸。景泰用之。謙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復安。而上皇亦得生入國門。

及再竊大位。而反戮其勲臣。革其年號。嗚呼。寃矣。然而公論卒難泯沒。故成化爲上皇之子。而特旨褒公之忠。王弇州亦當時臣子。而深不以易儲爲非。侯朝宗隔二百年。始生異議。魏叔子從而附和之。此非持論之苛。由其學識之小。故歟。

